

社会评论和文化评论

Social and Cultural Commentary

殷双喜 Yin Shuangxi

“从社会评论到文化评论”。这里没有用批评，而是用评论，在英文里“评论”和“批评”还是有区别的，评论的概念更为开阔一点。有关“社会评论”，在中国和西方的使用有一些差异，西方的评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比方说对库尔贝的评价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肯定他。中国的社会评论要狭隘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带有阶级性、革命性的强烈的斗争意识，这是我的理解。我们的社会评论的概念是指长期以来形成的为革命服务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社会概念。我提到的文化评论这个概念，它不是大而化之的范畴，什么都可以说，那个不叫文化评论，可以叫文化议论。我比较认同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观点，把社会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今天，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社会现象，最终都可以找到它的文化冲突的根源。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日矛盾，为什么日本对于二战的侵略罪行始终不认错，而德国总统会向波兰的二战纪念碑下跪，这就是两个民族的文化根性在起作用。我觉得很多现象可以从文化来探讨，而文化这个概念它是一个几千年的积累和演进，在某些意义上总是会呈现。去年我们有一位研究生论文答辩，讨论波普艺术，这个博士生的论文指出60年代美国的波普艺术并不是一种非常轻飘、快乐，陶醉于商品的文化，其背后有着一一种焦虑和忧伤感。我觉得只有在对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上，才可以对作为文化现象的艺术和艺术作品有一些不同的眼光和认识。

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大体上都可以被称为文化评论，为什么“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60年代毛泽东发起的革命称为“文化大革命”，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两次革命，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两场大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领悟，以及它们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思。从鲁迅的杂文到陈独秀批判中国画的文章，他们探讨的不是具体的美术技法、风格和语言，而是美术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它背后涉及到的国民性和人性的问题。所以鲁迅把美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这一点跟黑格尔谈到了解一个民族精神，应该从一个民族的艺术去切入有相同之处。上个世纪80年代又有一次文化热，和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这个文化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就是在这一场文化热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所以有人说，重要的不是艺术，重要的是启蒙。85'美术思潮实际上是在美术界体现出来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反映。所以今天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是从这个启蒙的脉络过来的，它必然带来这个启蒙过程中的许多特征，包括启蒙运动所包含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超越的思想，不断批判的思想，所以在文化激进思潮和不断革命之间，我们对这样一个思想模式可能需要一个有深度的历史反思。

对于当代艺术，应该从文化角度深度剖析。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当代艺术，都是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进行符号化、图像化的表述。大家都熟知的国际上比较成功的艺术家，基本上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用上了，现在还在找还有什么文化古董可以用，当然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图像，成为今天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今天的当代艺术正在消费过去的文化，无论是正面的还是批判性的，所有的这些文化成果，包括它的符号，都是今天当代艺术

的重要资源。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王广义的《大批判》，它就是“文化大革命”符号的挪用，包括《大家庭》，也是来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家庭合影，折射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状态。所以说，如果对那个时代不做反思或者整体的研究，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认识就会比较表面化。我最近读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的重建》，他指出文化评论是今天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一种思想活动，但是49年以后，中国的文化评论基本上中断了，只是80年代才开始恢复。这里面的根源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重建，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问题。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评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始终把焦点放在中西文化的异同和优劣上，比较激进的人偏向西方，比较稳健的人偏向中国文化，因此文化评论变成了文化表态。第二，宏观的趋向。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宏观的层面，不进入微观的领域，我们就会停留在抽象议论的层面。第三，中国文化评论往往是政治评论的伪装，文化评论很容易转化为一种政治立场和表态。今天的美术理论和美术评论，我感觉有一种问题，就是宏大叙事，有的文章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文化表态。所以我注意到，这种持续的运动和革命对待学术的价值和影响。有一个资料，讲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在49年以前教学质量的发展和评估，在杭州方面就出现了吴冠中、朱德群等等，出现了很多优秀艺术家。而国立艺专那时候没有出现很多优秀艺术家，那时候国立艺专就没有好好的上课和做学术研究。所以我期待，并且也想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多多研究历史的现实，多研究一些问题，拓展视野。

社会评论转向文化评论应该立足于视觉文化，要在视觉艺术研究基础上关注文化研究对二者的交叉和融合，我们时代的视觉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批评，要特别强调视觉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社会人文思想的交集，不同学者能够产生共鸣，过于专业化的美术研究和分析，只能在美术圈里流通。所以美术界的文化评论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就是视觉性。最近几年美术界的批评理论性增强了，但我们只是在美术界把某些西方当

下流行的学术理论转播了一遍。文化评论应该加强文化知识的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研究文化评论就难以深入，比如说霍贝玛的风景画《林荫道》，它反映出荷兰艺术家对待自己国家的民族意识，所以我们说风景画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包括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所写的一本书，就在探讨绘画和民族精神困难的结合，探讨德国绘画中民族精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加强历史、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来支撑我们的美术评论。文化评论应该提倡踏踏实实的个案研究，虽然研究大的文化发展规律，对西方的文化宏观研究也是重要的借鉴，我们中国的美术研究、艺术研究，必须要建立在中国的美术史和具体的作家、作品基础上，在这个方面提出中国的评论家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我想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在国际上交流和借鉴才会有价值。

总体来说，我觉得文化评论的理想应该是站在对国家民族的角度，重建中国人的信仰和人文精神。这种信仰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我们有这个责任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信仰的重建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最后这种文化评论有助于我们调整自己的视野和眼光，包括调整我们的价值判断。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现象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何去判断它？今天中国的艺术和评论，我认为过于琐碎化，在消解了原来大一统的僵化思想以后，现在好像是多元并存，但是其实每个人自身内在的价值观的定义是比较琐碎、模糊的，缺少持续的信念和努力。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朝鲜最近也开始有了自由贸易市场，但是我们的工作到那边生活采购的时候，发现这个自由市场非常整齐，所有的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面前放着几盆菜，价格也差不多，表面看起来是自由了，内里头还是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在控制。我们的思想有没有被某种东西持续控制而我们浑然不觉？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反省。



2012年第43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参展作品